



一九五六年

部队独幕剧选集

一九五六年部队独幕剧选集

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十二条龙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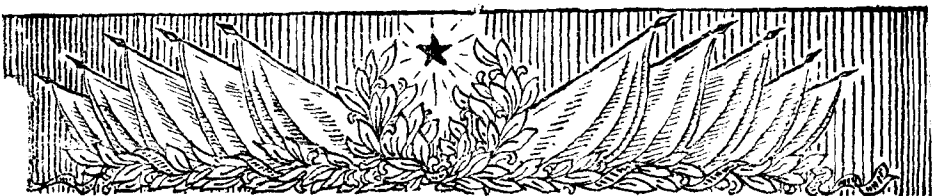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7印张 134,000字

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 定价(7)0.60元



一九五六年
部队独幕剧选集

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选集选編了一九五六年全年部队独幕剧創作中六个优秀的剧本。

“后浪催前浪”反映在構築国防工事中，年青的一代在党的正确領導下突破了种种保守思想的限制，并推动了保守主义者一同前进。

“三个战友”描写有着深厚友誼的复員軍人，在回乡建設中帮助战友克服本位主义思想的錯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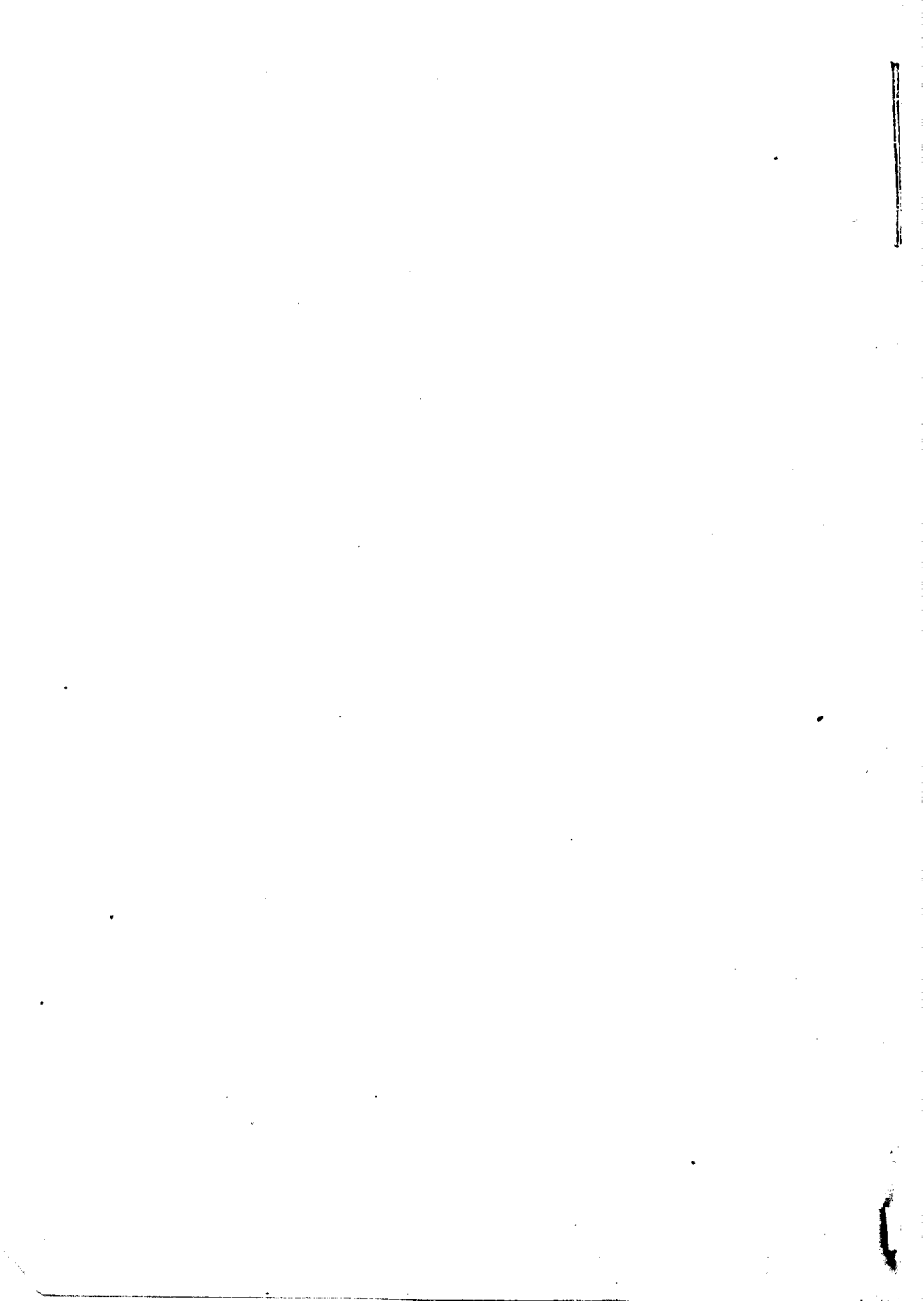
“家屬”批判知識分子妇女中不爱劳动、單图享受的資產階級思想。

“兩顆星”是描写一起应征入伍的兄弟倆在革命大家庭中克服了缺点，愉快地并肩前进。并写出了有一个有錦标主义思想和对兄弟倆有偏見的班長，如何糾正了錯誤的認識。

“緊急集合”諷刺練兵中的錦标主义思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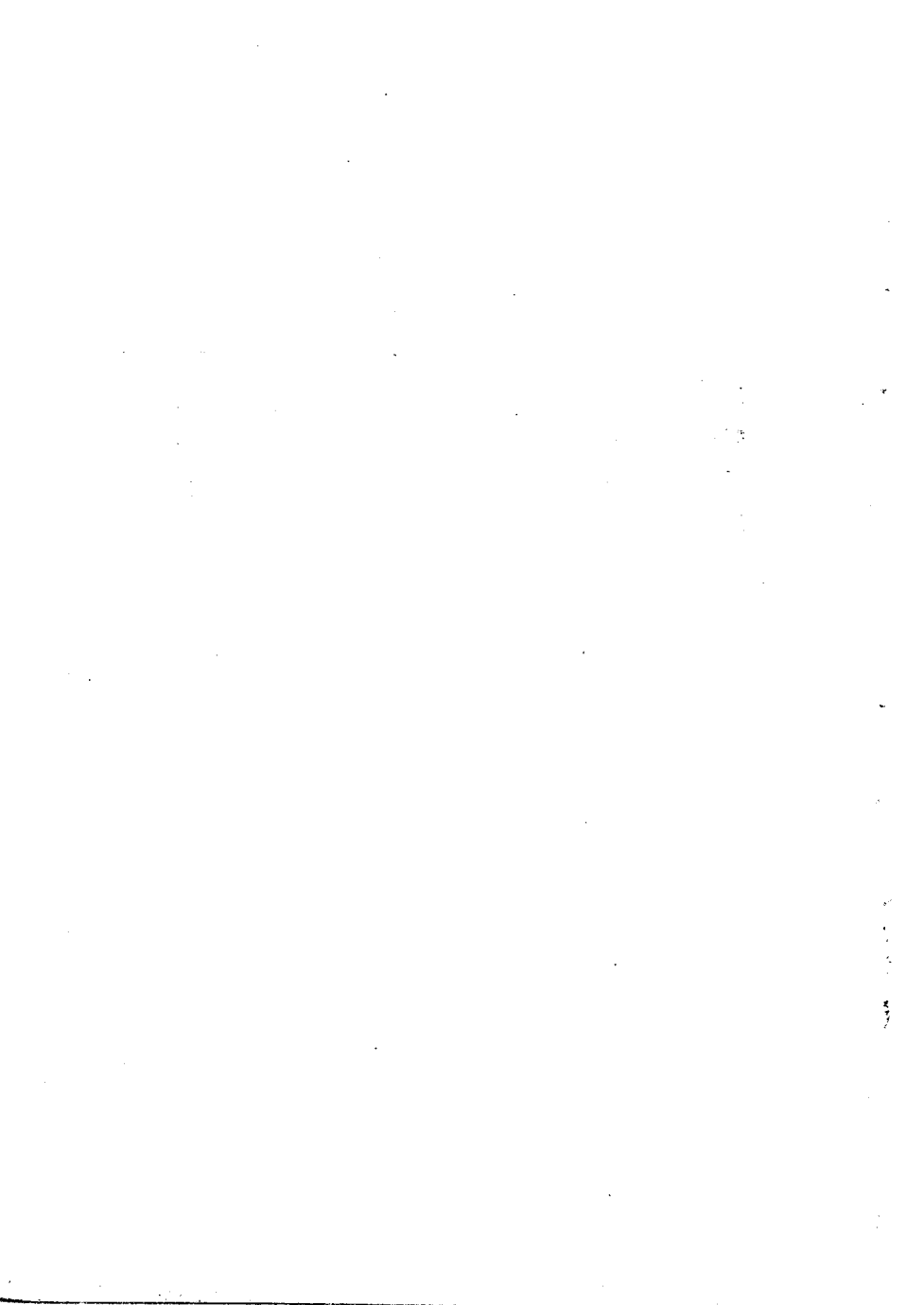
“在营房附近”是反映在恋爱中不严守軍事秘密，被敌特鑽了空子的一个反特剧本。

封面設計：丘 陵



目 次

后浪催前浪	伊增勋(7)
三个战友	赵 寰 董晓华(43)
家屬	孙秋萍 袁学超(93)
兩颗星	万 川 肖 玉(129)
緊急集合	沈阳抗敌話劇团(165)
在营房附近	靳 洪 田成仁 廖 瑋(191)



后浪催前浪

伊 增 勛

时 間：一九五六年五月。

地 点：南海边某国防工程工地。

人 物：

牛德厚——四十岁，大尉，工区材料科科长。

牛晓生——二十岁，牛科长之子，中士班长，先进的作业组长。

赵营长——三十二岁，大尉，牛科长的老战友。

常主动——二十二岁，下士，木工组副组长。

李 昆——二十一岁，上士，工区统计员。

布 景：舞台的右边是高陡的山坡。山坡前有个用蔑席卷起的休息棚子。棚子的墙上有作业图表、红绿标语，棚子里有桌、椅、开水桶及一些零星的工具——如锹、镐一类的东西，靠边横七竖八堆着几只空炸药箱。在这山坡后面，就是一六二号坑道，从舞台中部有土台阶可以通到那里。舞台的左边：远处是海、小島和海湾，近处土岗上有块木制报牌子，地下零散地有几块木墩，可供人坐。

幕启：上午十时许。

晴朗的天，沒有一絲云彩，远处的大海也異常平靜，几面白帆在水上飄着。

正是一批战士下工的时候，响亮的歌声洋溢着乐观、自豪的精神；
海鸥在飞翔，海浪在歌唱，

我們劳动在海防綫上。
挖坑道，修工事，
干活就是上戰場！
机器轟隆隆，鉄錘响叮当，
革命竞赛真緊張。
好象后浪催前浪，一个更比一个强！
快快地干哪快快干，
为了胜利有保障。
咱們劈开石头，打通山崗，
在和平的最前哨，
修起了鉄壁銅牆！
在和平的最前哨，
修起了鉄壁銅牆！

赵营長正在报牌子前边看报，听到歌声就站到土坡上，向下
望着，忽然——

赵：那不是常主动嗎？你怎么也跑到作业小組去了？

〔幕后声：

“我是义务劳动啊！”

“这是我們小組里的生力軍！”

“常主动應該上光荣榜啦！”

.....

赵：你来你来，作业小組長也来一下。（自语）这些个人，又得
表揚他，又得狠狠地“熊”他！

〔常主动与牛曉生上。

常曉：报告营長，我来了。

赵：常主动，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跑到作业組里去了？你告訴

誰了？

常：（扭捏地）我，我去了也就一個鐘頭。

曉：他是沒活干閑得難受，到我們組里幫幫忙。他和連長講了。

常：也談不上幫忙，學習學習唄！營長你看，我們木工組從昨天起就停工了，我又不愛打撲克……

趙：所以就發揮了主動性，參加坑道作業去了？你呀，真不怪大伙管你叫常主動。

常：得啦，營長，現在我改名啦，不叫常主動了。

趙：改名叫什麼？

常：叫常被動唄，（趙、曉都笑了）你們笑什麼！真的，從開工以來，我們木工組哪次不是把木料加工好了主動送到坑道口去！可現在呢，工區不發木料，我們渾身的勁頭沒地方使，說句“形容詞”那是“英雄無用武之地”。老讓人家一趟一趟堵着大門來催木料，我這不成了個常被動了嗎？

趙：（佯怒，在常的肩上重重拍了一下）看你這個牢騷勁兒！你聽着，木工組現在是歸營里直接掌握，以後沒經我批准不許滿處亂跑！再亂跑，抓你個無組織的典型，聽見了沒有？

常：（大聲）聽見了！

趙：現在你馬上回去，把木工組那本領發木工料的登記本子拿來。跑步！

常：是！（邊跑邊唱）快馬加鞭往前奔……（下）

趙：你笑什麼？我還沒“熊”你呢！我問你，為什麼今天下工又晚了五分鐘？啊？

曉：我們那個小鬧鐘老慢一點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趙：小官僚主義！你不知道我可知道！剛才五班長來匯報說，他親眼看見你們班的那個小楞子撥表，人家接班的可不滿意啦！

曉：（恍然）哦，我說怎麼新買的鬧鐘老是慢呢！

趙：回去開個會，好好講一講，這是一種單純數目字的思想，不整一整，將來鬧嚴重了，影響團結，讓人家說你們先進哪，成績突出呀，都是靠多干五分鐘來的。那多不好！是不是？

曉：是。

趙：你們剛才這一班成績怎麼樣？

曉：兩公尺多一點。

趙：多少？

曉：兩公尺零八公分。

趙：我的天！這一班為什麼挖進這麼多？

曉：大家掌握了新的作業方法，都熟練了，當然就快了。

趙：兩公尺零八公分。那邊是一公尺九……這樣，今天下午三、四點鐘，就可以把這條坑道打通了。

曉：可不是，對面打錘的聲音聽得可清楚了，當當地。

趙：這樣，我們就提前十二天打通了一六三號坑道。提前十二天……（計算着什麼）

曉：營長，我們隊昨天開會時，大家都要來把一六三號打通以後去支援一六二坑道的作業。我們已經做了個初步計劃，連長叫我抄一份給你。（拿出一張紙給趙，用手指着）這裡，

在这里。(急)我們有决心爭取在七月一日以前把一六二号坑道打通。

赵：(略看一下)嗯，好，这个計劃先放在我这儿。(走了几步)牛曉生，你們坑道口还有多少木料？

曉：还有——五、六根。哎呀，营長，这还是个問題哩。听说木工組一根木料都沒有了。

赵：是啊，沒有了。

曉：那我們下午就得停工？坑道眼看打通了，停工？

赵：沒有木料支撑，洞子坍了你拿腦袋頂着？

(常主动拿簿登記本子上。

常：营長，登記本拿来了。

赵：好，我看看。

曉：(把常主动拉到一边)沒有木料，下午就得停工了！你这个木工組的副組長，怎么不早点想办法？

常：我有什么办法呀？連王參謀都沒办法！王參謀這兩天为了要木料打电話，把嗓子都喊啞了，工区就是不发。

曉：那为什么？

常：为什么？人家說啦，咱們有浪費，咱們把木料都打埋伏啦。仅这一句話，就是不相信咱們的坑道挖得这么快！不相信木料用得这么多。

曉：那就請他們来看看嘛！胖子不是吹的，火車不是推的，咱們还能虛报成績！

赵：人家就是要来看看，不但要看看坑道，还要看看你这个先进的作业組長呢！牛曉生，你爸爸要到这来，你还不知道

吧？

曉：我爸爸？

常：噢，工区的材料科牛科長，是不是？

赵：剛才接了个电话，說你爸爸要來檢查我的貪污嘍！（舉起登記本）這不是……？我得把賬本子准备好，迎接檢查。哎，我給你們說个笑話：一九四五年，你爸爸當管理排長，我在山炮營當班長。那時候，除了打仗就行軍，生活很苦，有時連高粱餅子都吃不上，更別提吃肉了。有一回，打了个小仗，老百姓慰問了一頭牛，這頭牛殺了以後，煮了三大鍋，可你爸爸就舍不得都拿出來讓部隊吃个够。我一看，有办法。半夜里我帶着戰士，偷了足有十来斤，放在哪好呢？塞炮筒子里吧！第二天行軍，嗨，你爸爸可就罵開了！“那牛肉是大家伙的，是公家的，誰偷了誰就是貪污！查出來殺他的頭！”

常：可是就沒查出來？

赵：查出來了。那天下午，爬个小嶺，他也幫助推炮。（對曉）你爸爸那陣可積極了，什么都干。推着推着，他一看，順炮門往外流油：“怎么搞的，油上得这么多？”一拉炮門哪……

常：可就查出貪污來了！

（三人大笑。）

赵：这回他以为我象藏牛肉似的，把木料都藏起来了，都吃了。所以要來檢查檢查。

曉：等他檢查完了再發木料，不耽誤作業嗎？

赵：你急什么，連我還不着急哩。有办法！

曉：實在不行，我看，就先把一六二坑道的木料抽出一些來；

反正他們進度慢，用不了那么多木料。

常：那不行吧，一六二號有些本位……

曉：怎麼不行？這是為了全營都不停工嘛！

常：哼，有些人可狹隘了，這樣弄非有意見不可。

趙：瞎吵吵什麼？把鋼筆給我用一下。

曉：我有，（把筆給趙）不大好使，不下水。

趙：（使勁在本子上划了几下，果然不下水）真是，还挺保守的。（使勁甩了一下，再寫時，一滴墨水滴在紙上，忙用手去揩）哎喲，又急躁冒進了。瞧，弄了個一塌糊塗。哎，你們倆可在場，到時候得證明我不是塗改賬目。

（三人大笑。趙營長在紙上計算着什麼。）

常：你怎麼不跟你爸爸要枝好鋼筆呢？

曉：怎麼沒要？我給他寫信，要一枝大金星筆，你猜他說什麼？他說：“我剛當兵的時候，學文化沒有筆，就用樹枝在地上划，你現在有一枝鋼筆還不知足！還要大金星！先湊合着用吧！等將來再說。”到現在已經等了四個月啦！

常：等會他來了和他講理嘛！匯報匯報你自己的工作情況：一、工作積極；二、有發明創造；三、領導小組長提前打通坑道。憑这三條，和他講道理。光口頭表揚不行，還得給物質獎勵！不要別的，就要一枝鋼筆。

趙：節約多少木料？

常：不是要木料，要一枝新鋼筆。

趙：說到哪儿去了！我問你從開工以來節約了多少木料。

常：啊，木料？咱們全營節約了七立方木料。（帮他翻賬本）在这里，这个数目字。

赵：唔，这就对了，和王參謀統計的一樣。（对常）别看这本豆腐賬，这就是要木料的根据！（把鋼笔給曉）等会你爸爸来了，我跟他要木料，你就跟他要鋼笔，咱俩来个竞赛，看誰先取得胜利。好不好？

曉：木料比鋼笔問題好解决，那是公事嘛！

赵：（連連搖頭）不一定，不一定。

〔幕後声：“營長，我們坑道的木料眼看就用完了，怎么办哪？”

赵：營里正在想办法嘛！王參謀已經到工区去了。以后別那么毛毛躁躁的！领导干部先沉不住气了，你叫下边怎么办？你們昨天的总成绩多少？

〔幕後声：“昨天一共三公尺八。”

赵：三公尺八，嗯，好，你回去吃飯吧！（轉过身来）哎，形势很紧张啊！

曉：可不是，报上說，美国鬼子一个勁放偵察气球哩！

赵：咳！我說的是木料很紧张！

常：哎，这也有关系呀！美国鬼子一发瘋，国际局势就紧张，国际局势一紧张，咱們的作业就更紧张，于是木料問題也就紧张……

曉：就是工区不太紧张！

赵：（瞪他一眼）嗯？你还会批評上級？再犯自由主义，我把你的嘴縫死！

常：（窃笑）那連飯也吃不成了。

赵：哦，对了，你们还没有吃饭，快走快走，赶快回去吃饭！

晓：你不吃饭？

赵：我到那边坑道看看去。你们快回去吃饭吧！（自台右下）

常：（向晓做个鬼脸）走吧。

晓：（稍想了一下）常主动，你能不能弄点木柴来？

常：干什么？

晓：我爸爸顶爱吃海螺啦，我想给他煮一点，招待招待。

常：那好办，木工组里有的是刨花。

晓：那能行吗？

常：那些碎木片子都作价卖给伙房了，用点怕什么！走，我帮你去弄。

晓：别，这是私事，我自己干，不能麻烦你。

常：看你说的！招待一下老科长是人人有责嘛！我要连这么点事都不能干，还叫什么常主动哩！走。

〔二人自台左下。〕

〔少顷，牛科长与统计员李昆上。〕

李：科长，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！

牛：（神色疲惫地一屁股坐在地上）哎，累“熊”了！真有点走不动了。（拿出手巾来擦汗）所以说，对人民的贡献大小就不能用出汗多少来衡量。你看，咱们俩都是一样的走了三里多路，爬了个小山头，看了一下坑道，我这汗出得一拉拉的，你还没怎么样。

李：你岁数大了，当然不能和年轻人一样喽！（给科长倒杯水）我记得有一本书上说，凡是工作上费脑子的人都爱出汗。